春秋左傳補疏

春秋左傳補疏叙

余幼年讀春秋好左氏傳久而疑焉及閱杜預集解暨所爲釋例疑滋甚矣孔子因邪說暴行而懼因懼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者所以誅亂賊也而左氏則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者且揚其辭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春秋之義遂不明已而閱三國魏志杜畿傳注乃知預爲司馬懿女壻晉書預本傳云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預以父得

罪於懿廢棄不用蓋熱中久矣昭有簒弑之心收羅才士遂以妹妻預而使參府事預出意外於是忘父怨而竭忠於司馬氏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飾飾所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而趙盾之趙穿也王凌毌邱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昭弑高貴鄉公而歸罪於成濟己儼然托於大義而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弑君均假太后之詔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本有以啓之預假其說而暢衍之所以報

司馬氏之恩而解懿師昭之惡夫又何疑顧射王中肩
門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為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
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為志在苟免孔父嘉之義形
於色仇牧之不畏彊禦而預皆鍛鍊深文以為無善可
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為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為貳居
然相例矣師昭而後若裕若道成若衍若霸先若歡洋
若泰若堅廣他如石虎冉閔苻堅相習成風而左氏傳
杜氏集解適為之便故其說大行於晉宋齊梁陳之世
唐高祖之於隋亦踵魏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
服諸家由是而廢吾於左氏之說信其為六國時人為

臣齊三晉等飾也左氏爲田齊三晉等飾與杜預爲司馬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四明萬氏充宗作學春秋隨筆斥左氏之頗吳中惠氏半農作春秋說正杜氏之失無錫顧氏棟高作春秋大事表特糾杜注之誤而預撰集解之隱衷則未有摘其奸而發其伏者賈服舊注惜不能全見而近世儒者補左氏注亦徒詳核乎訓故名物而已余深怪夫預之忘父怨而事仇悖聖經以欺世摘其說之大紕繆者稍疏出之質諸深於春秋者俾天下後世其知預爲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蟊賊也嘉慶丁丑冬

僞造竹書舜可四堯啓可殺益太甲可殺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說亂經故不憚改益稷造伊訓太甲諸篇陰與竹書相齮齕又托孔氏傳以黜鄭氏明君臣上下之義屏僭越抗害之譚以觸當時之忌故自隱其姓名其訓詁章句之間誠有未善然三盤五誥諸奥辭傳皆一一疏通雖或有辨難而規正之終不能不用爲藍本余既集錄二十八篇之解爲書義叢鈔所有私見著爲此編與叢鈔相表裏云嘉慶戊寅夏四月下弦焦循書於半九書塾之雕菰樓

春秋左傳補疏卷一

江都焦循學

隱公九年【傳】費伯帥師城郎【注】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

循按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有方與晉灼音房豫有橐莽曰高平後漢書郡國志山陽郡高平侯國故橐章帝更名劉昭注云前漢志王莽改曰高平章帝復莽此號左傳隱九年費伯城郎杜預曰縣東南有郁郎亭晉書地理志高平國故屬梁國晉初分山陽置有方與有高平侯國此高平侯國即郡國志之高平侯

國章帝更棄而名之者其分山陽郡所置之東平國則統七縣而方與及東平侯國皆屬之杜氏用其時郡邑以明春秋傳所云高平方與縣乃指高平國所領之方與縣則郁郎亭自在方與不在高平侯國郡國志高平侯國之外別有方與方與在漢屬山陽晉屬高平與東平侯國改自槖縣者自異劉昭引杜預指高平侯國非也郡國志方與有魯侯觀魚臺蓋今之魚臺縣

傳有蜚不為災注蜚負蠜也

循按負蠜之名說文有二虫部云蠜𠂤蠜也此爾雅

之草蠡負蠜也蟲部云蠹臭蟲負蠜也此爾雅之蠦蜰即此蜚也郭璞注盧蜰作負盤臭蟲盤與蠜音同可通用此注作蠜正與說文同非誤

二年**經**公會戎于潛**注**潛魯地

循按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二地名常爲詩居常與許之常潛即此潛也

四年**經**衛人殺州吁于濮**注**濮陳地水名

循按史記衛世家集解引服虔曰濮陳地索隱亦引賈逵曰濮陳地杙本賈服也而係以水名乃說文濮

水出濮陽南入鉅野鉅野爲魯地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陰句縣爲新溝又北東過廩邱縣爲濮水然則陳無濮水矣哀二十七年齊陳成子救鄭及濮自齊至鄭須涉濮水亦非陳地釋例土地名闕疑爲是

六年**傳**猶懼不蔇**注**蔇至也

循按莊公九年盟于蔇公羊穀梁作曁韋昭國語注曁至也杜以蔇通曁故訓至爾雅逮及曁與也曁訓至不若訓及善鄭以勸來者猶恐不及於義爲達訓至於上下兩來字且複矣

傳乃可以逞**注**逞解也

循按逞訓解本方言也杜於他處逞字皆訓快此訓解者成二年臧宣叔言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但能備難無所爲快故亦以解訓之以爲可以解免齊楚之伺我也此北戎侵鄭鄭伯患之則公子突以爲可逞亦以爲可以解免北戎之患也乃僖二十三年傳已則不明而殺人以呈釋文呈本亦作逞廣雅呈解也杜以殺人不宜訓解故訓快成二年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注云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

德此兩逞字當以上逞字訓快下逞字訓解晉可以逞謂可以解憂下文云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憂可立俟則不可解矣快喜也解說也其義亦相通有所鬱而紓之謂之快樂可也謂之解綏亦可也

十一年**傳**而禱於其主鍾巫**注**主尹氏所主祭

循按史記集解引賈逵曰鍾巫祭名也下文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然則鍾巫在鄭爲尹氏所主祭公立於魯則公以之爲祭主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

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又云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蓋巫能降神神物憑之卽巫以爲神故卽名其神鍾巫尹氏主之者所謂家爲巫史也隱公禱而得歸遂亦信而立爲祭主䔿氏韓詩章句云鄭俗三月上巳之晨溱洧水上招魂續魄秉蘭祓除不祥春官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祓除用女巫招魂用男巫鄭人家主巫祭固風俗使然男巫女巫皆無數鄭氏云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鍾巫爲尹

氏之祭主此之謂矣

桓公二年【經】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注】稱督以弒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正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釋例】經書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邱明唯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孔父爲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閨閫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爲不安經書臣蒙君弒者三直是弒死相及即實爲文仲尼以督爲有無君之心改書一事而已無

他例也

循按公羊傳於孔父仇牧荀息三人互相比例以稱其賢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傳云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弑孔父孔父閑也閑謂捍禦兩傳深得春秋書死難之義乃左氏則謂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啖子曰古者大夫猶皆乘車其

妻安得在路使人見其貌舊言孔父義形於色而作傳者以爲女色遂妄爲此說耳因而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又謂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此杜預所據以定孔父之罪案也乃司馬則然左氏明指爲華督之言督誣孔父之言而可據乎三國魏志齊王芳紀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大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尚書丁謐鄧颺何

晏司隸校尉畢軌荆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丁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爲丞相固讓乃止三年四月丙午聞太尉王淩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淩五月甲寅淩自殺六年春二月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元爲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三月廢皇后張氏秋九月大將軍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謔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毁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恭

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於宗廟遣芳歸藩於齊以避皇位夫司馬懿司馬師華督宋萬也曹爽何晏王凌李豐張緝等孔父仇牧也稱之爲謀不軌謀廢易大臣假太后令稱齊王芳耽內寵云云卽華督所云司馬則然左氏所云民不堪命也潛研堂文集何晏論云史載平叔爲尙書奏言云云予嘗讀其疏以爲有大儒之風若勸曹爽絀司馬懿此平叔之忠於公室也十七史商榷云魏氏之亡始於曹爽之誅而終於齊王之廢及高貴鄉公之弒爽之驕溢其敗有由然爽不死司馬之篡不成若夏侯元李豐之獄則師昭相繼逆節彰著諸公身沈族滅皆魏室之忠臣也故於元傳末以許允王經終之以見其皆亡身殉國者魏末傳至稱何晏婦金鄉公主郎

晏同母妹裴松之顯辨其非以爲底下之書則孔父不能正其閨門非是之類乎曹爽傳張當陳爽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又云宣王密爲之備則所云謀反者蓋將謀誅懿故懿知之而稱疾篤示李勝以羸也觀懿稱疾避爽松之注稱丁謐畢軌言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宣王力不能爭且懼其禍則爽晏等一日不除司馬氏一日不能得志所謂閑也王凌傳稱凌自知勢窮面縛水次魏略載凌與太傅書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幾於搖尾乞憐而干寶晉紀則云凌

到頃見賈逵祠在水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凌逵爲厲甚惡之遂死何其聲情激烈生死不渝則志略之言卽左氏之言也晉紀之言則公羊穀梁之言也預於孔父屏公穀而取左則猶魏志魏略之志也至李豐等之事詳於夏侯元傳言元以爽抑絀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元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元輔政陰令弟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

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元代之大將軍微聞其
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事下有司收元緝
等送廷尉魏氏春秋云大將軍責豐豐遂正色曰卿
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
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要殺之觀豐此言生氣勃勃
可云不畏彊禦矣而鍾毓奏其迫脅至尊大逆無道
豈可信乎杜預之貶孔父也即所以貶王凌也貶仇
牧也即所以貶李豐也則仍鍾毓之志也高貴鄉公
正元元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毌邱儉揚州刺史
文欽反戊戊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閏月己亥破欽

於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甘露二年五月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為凶亂云云己卯詔曰諸葛誕造構逆亂迫脅忠義云云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五年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皇太后令曰昔援立東海王子髦以為明帝嗣情性暴戾日月茲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云云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此兒

共聞自知罪重便圖爲弑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行酖毒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沈業即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陣閒爲前鋒所害此兒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云云夫司馬昭華督宋萬也毋丘儉諸葛誕王經孔父仇牧也稱誕造搆逆亂假太后詔稱髦悖逆不道云云即華督所云司馬則然左氏所謂民不堪命也毋丘儉傳

云儉與夏侯元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儉以計厚待欽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顧罪狀司馬師而稱之爲反己言不順松之補注詳載其討師表文列師十一罪如云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載尸埋棺豐等爲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無君之心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彊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以歡喜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奉事以來

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祐矯廢君王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皆怒而師懷忍不顧大義云云辭嚴義正豐緝之忠於此明而儉之忠亦於此著松之引習鑿齒曰毌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爲此役君子謂毌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毌丘儉可謂能不愧也而志乃以反書之以謬贊之吾於孔父取公羊穀梁而不取左氏吾於毌丘儉取習鑿齒而不取陳壽預之不善孔父猶壽之謬毌丘儉之志也

而預尤狡矣魏末傳云賈充與誕相見譚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爲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國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觀斥充之言可謂忠矣及其敗也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非其忠義之氣足以感人何以如此而傅子譏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爲明鑒何異左氏之譏孔父而瑣及閨門乎傅元者佐晉武禪代之臣也其譏諸葛誕以掩其忠猶杜預譏孔父

嘉以掩其忠也傳譏當代之臣以掩其忠預且譏前古之臣以掩其忠而預狡矣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死不顧順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乎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於

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爲之備帝遂帥
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第屯騎校尉伷入遇帝於
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
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劒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
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
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
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
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晉諸公贊云沈業將出
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而世語謂尚書王經以
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王業不申經意竟以及難因

沈業申意者以經雖不出而托王沈王業申意於司
馬昭也經之事附見夏侯元傳云淸河王經與許允
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爲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
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
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
依世語則牽經亦貳於司馬氏依魏志則譏經不知
止足違母訓乃松之引漢晉春秋云經被收辭母母
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
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則其能遵母教
忠孝兩全於是可知矣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尚

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戶湮沒意常慼之經之守志晉武且嘉之慼之與晉諸公贊及漢晉春秋合世語之說不足信也杜預之以孔父爲不善所以掩王淩何晏李豐張緝毌邱儉諸葛誕王經之忠也諸君之忠掩則預之不孝不忠不著余故詳述王淩何晏李豐張緝毌邱儉諸葛誕之忠以明孔父之忠不致令預得假左氏之詖辭以亂我聖經也

傳大路越席**注**越席結草

循按史記禮書集解引服虔曰越席結括草以爲席也禮運與其越席注云越席翦蒲也釋文越音活字

書作趏趏葢卽适适通於括括結也

五年【傳】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注】祭足卽祭仲之字葢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

循按射王中肩鄭不臣甚矣勞王問左右好也而杜預以爲王討之非明爲高貴討司馬昭而發幸祝聃射僅中肩尚未至成濟之惡耳自救之說原是飾辭左氏述之非左氏以鄭志在苟免也預援寤生答聃之言爲司馬昭作解已非而乃直斥王討爲非何謬戾至此

七年

經穀伯綏來朝注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

循按漢書地理志南陽筑陽故穀伯國後漢書郡國志南陽郡筑陽侯國劉昭注杜預曰穀國在縣北晉書地理志筑陽屬順陽郡史記索隱蕭相國世家引太康地理志云魏武帝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晉武帝又曰順陽郡宋書州郡志順陽太守魏分南陽立曰南鄉晉武帝更名晉地理志云後漢獻帝建安十三年魏武盡得荊州之地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武帝平吳改南鄉爲順陽郡此注云南鄉筑陽依平吳以前未改名也

十五年 經五月鄭伯突出奔蔡注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爲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釋例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爲文責其君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傳不發於蔡朱衛衎而發於燕欵者昭三年欵罪輕於衛衎而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以兼通上下也朱雖無罪據其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晉侯問於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君將賞善而刑淫

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弗去何為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必不然矣晉悼感衛衎而發問師曠恃其目盲因問答以極言且言君不能君故臣亦不能臣罪不純在臣也

循按齊王芳本明帝之養子則其不當立固同於奚而司馬懿則祭仲之比也芳不能倚司馬氏而與李豐張緝謀廢師則亦奚使雍糾謀仲之比也君苦權

臣之逼與忠義之士謀之亦可憫矣而預以爲造賊盜之計是何言也罪突卽所以罪芳也不知聖人大書鄭伯突明其爲君也其冬入櫟仍書鄭伯突未嘗不以爲君也惠半農春秋說云襄十四年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似列國之史皆書孫甯出其君孔子脩春秋削而更之葢以臣出君猶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杜預邪說以爲諸侯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者所以責其君此說之尤悖者不可以不辨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預言則後世亂臣賊子益無所忌憚皆將逞志於君

矣何懼之有哉

傳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注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

循按戮辱也雍糾爲祭仲壻猶杜預爲司馬懿壻糾不私其婦翁死於君事烈士也何辱之有

十六年經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注惠公也朔譖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畀之也

循按左氏稱衛宣公生急子屬諸右公子取宣姜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宣姜與朔搆急子壽急皆殺於盜二公子故怨朔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

年惠公奔齊此杜預所據以爲說也攷朔以桓十三
年立至此爲君已四年已君之而逐之猶已君之而
弒之春秋於衛剽齊商人皆與以爲君而書齊人弒
其君商人衛甯喜弒其君剽葢君雖由篡弒而得身
既事之則因而逐之弒之卽是弒其君弒其君卽是
亂臣賊子此孔子作春秋所以息邪說使亂臣賊子
懼也曹氏固篡漢而爲漢賊者也乃司馬氏既爲之
臣世受其爵祿卽不得藉口而不以爲君而爲司馬
氏者固曰此曹魏者漢之賊也吾逐漢之賊殺漢之
賊而已矣明人蔣氏之翹云魏景元四年劉禪降而

漢滅明年咸熙元年司馬昭遂自進爵爲王二年與衛服飾皆如帝者之儀子稱太子妻稱王后則賊亦明認繼漢而王蓋自不欲居篡魏之名矣此言是也晉書習鑿齒傳云在郡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其書謂三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即司馬昭）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此正師昭之志也惟魏爲漢賊而晉自承蜀漢以有天下則逐芳殺髦殲爽滅儉自可無所顧忌向使昭在必以此義曉於天下晉武憒憒仍以魏爲恪而昭之志實大暢於彥威而杜預於春秋此注一見其微

意焉

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注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

衍按宣公此事洪邁容齋五筆極辨其誣謂宣公立僅十九年不應烝夷姜而生伋子納伋妻而生壽朔伋能娶必十五以上朔己能譖兄壽己能代兄死必在十歲以上此十九年之間何以消破鄒忠允駁之曰莊卒而桓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則衛桓十六年宣以是冬立烝夷姜而生伋子當在其兄桓公之世蕭山毛大可又辨之云莊公死後莊姜治宮

政惟禮是視戴嬀歸陳莊姜猶送之作燕燕之詩其宮中夫就有禮如此幾見桓公宮中莊姜二嬀具在可容一嫪毒而不知覺者況使宣公早見獸行則不特衛人絕之討賊如石碏亦孰肯就邢迎之乎乃以夷姜爲莊公妾者緣服虔上淫曰烝之訓（見詩正義）杜依之耳烝廣雅訓爲淫史記衛世家云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劉向列女傳云宣公夫人夷姜生伋以爲太子明以夷姜爲宣公夫人新序節士篇云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史記所謂愛夫人夷姜即左傳所云烝於夷姜

謂寵溺之也宜以史記明左傳而知杜依服氏之非正義乃斥馬遷爲謬失之矣

春秋左傳補疏卷一

姪廷琮瑚校字

春秋左傳補疏卷二

江都焦循學

莊公四年【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注】不能降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

循按後漢書賈逵傳左氏義深君父公羊多任權變注云左傳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仇書以譏之此言紀侯以與紀季則非兄弟不同心而季固未嘗背兄杜依傳文用違賈說固賈氏所不及也

六年【傳】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注】衷節適也

循按呂氏春秋適音篇云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鍾之宮音之本也淸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考工記弓人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注云節猶適也淮南子精神訓適情辭餘以己爲度高誘注云適猶節也

十二年經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注萬及仇牧皆宋卿仇牧稱名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

循按公羊傳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

叱之萬臂擲仇牧碎其首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左氏言宋督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雖不及公羊傳之詳亦未嘗有貶辭而杜預則以稱名之故而謂其無善事可褒又譏其不警而遇賊正義云公羊善其不畏彊禦故言此以異之劉原父稱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矣劉後村因謂仇牧苟息殺身而不能執賊皆囿於預之詖辭觀其趨而至手劍而叱千古之下英氣猶存其不勝而死即李豐恨力劣不能禽滅也將以不能執賊遂避匿觀望不出乎牧之擲而死亦豐之築於刀環也

家氏鉉翁曰大夫死君之難乃曰無善可褒可乎君前臣名自是書法應爾杜氏每以名字爲褒貶曲爲之說其病甚大

二十年**傳**翹翹車乘**注**翹翹遠貌

循按翹翹見於毛詩者豳風爲危也周南爲薪貌正義以爲高廣雅以爲衆此注本服虔以爲遠貌者爾雅釋草連異翹注一名連苕張仲景傷寒論作連軺釋名軺遙也遙遠也陸璣毛詩疏云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本草拾遺謂之翹搖搖通遙軺通迢杜蕘讀翹翹爲迢迢遙遙也

七什 傳 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 注 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爲本言不可力強

循按讓事樂和申言禮樂愛親哀喪申言慈愛注於讓上增義字司馬法仁本篇云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天子之義篇云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

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

二十三年**傳**能投蓋於稷門**注**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牖反覆門上

循按水經注泗水篇云沂水北對稷門昔圉人犖有力能投蓋於此門服虔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杜預謂走接屋之桷反覆門上也依水經注杜注牖字為桷推杜云走而自投接屋之桷是以投為躍上以手接攀屋上之桷因而身覆於上蓋屋為門上之屋反覆門上解蓋於稷門是不以蓋為物也孔氏

六帖游俠篇云韓晉公在浙西時一年少請弄闔乃
投蓋而上猿掛鳥跂捷若鬼神此投蓋正用杜氏義
猿掛鳥跂所謂反覆門上也與服義殊如杜說投而
蓋於稷門於辭不明且自投接桶可爲捷不可爲力
服氏以蓋爲千鈞之重必非指車蓋過門之上亦非
情理所有竊謂投如搏人以投之投蓋卽闔謂門扇
也城門之闔非一人所能勝舉能持而投之所以多
力闔卽稷門之闔故曰投蓋於稷門非投於門上也
說文蓋苫也周禮圉師茨牆則翦闔注云闔苫也闔
本門扇之名而可借爲蓋苫之蓋則蓋苫之蓋亦可

借爲門扇之闔荀子宥坐篇復瞻彼九蓋皆繼注云蓋戶扇也此門扇之闔正作蓋

閔公元年**傳**猶有令名與其及也**注**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

循按此到裝文法與其及也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猶有令名到裝使肖口吻左氏屬文之法也史記晉世家芟去下四字集解引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加何字未達

二年**傳**狂夫阻之**注**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

循按廣雅猜阻疑也張揖生杜前此訓不始杜矣服

處訓阻爲止阻之於疑猶止之於礙說文礙止也从疑聲

【傳】雖知其寒【注】寒薄也

循按白虎通云涼寒也說文涼薄也

僖公四年【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注】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

循按費誓馬牛其風鄭注訓風爲走逸釋名風放也氣放散也詩北山出入風議箋亦云風猶放也是風爲放逸之名馬牛各有羈縶不越疆界惟放縱走逸則可越界而行上云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並不連

彊接境雖放馬牛使之走逸斷不相及言楚之馬牛雖逸不能入齊地齊之馬牛雖逸不能入楚地言其遠也故下云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至因牝牡相誘而逸此風之由耳呂氏春秋乃合纍牛騰馬游牝于牧高誘注云皆將羣游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風合嘗亦謂放之使合杜以馬牛風逸爲末界微事未得傳意二十八年中軍風於澤亦是馬走逸於澤杜言因風而走亦未是

傳君其問諸水濱注昭王時漢非楚竟

循按漢書地理志丹陽郡丹陽縣注云楚之先熊繹

所封然則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國居丹陽在丹陽郡之丹陽縣此正義引宋仲子以丹陽在南郡枝江縣與班氏異杜佑通典又謂在巴東郡秭歸皆非也楚世家封熊繹于楚蠻居丹陽周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班志於丹陽縣注熊繹所封又敘楚地云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于荆蠻爲楚子居丹陽而南郡枝江則注云故羅國秭歸則注云歸鄉故歸國又江陵注云故楚郢都楚文

王自丹陽徙此攷羅國在桓十三年何能謀楚師而敗若敖若爲楚初封之國何以地沒於羅歸即夔僖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史記集解引服虔云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鄭語孔晁注云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熊摯竄于夔則夔必遠於楚是時楚都正在丹陽若秭歸即是楚都摯何竄於此且國於此邪吳太伯世家言太伯奔荆蠻自號句吳太伯所邑之吳漢會稽之吳縣今之蘇州也其地稱荆蠻則楚之初封正不

遠此其時荊蠻之地多荒僻楚以漸經營之雖封其子於鄂而都仍在丹陽楚地如鵲岸在今池州長岸在今當塗棠在今六合駕鵝庸浦在今無為州吳志張紘謂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曰金陵然則自池州太平江寧以達於江北和滁之間均為楚屬丹陽今寧國也由丹陽而拓之誠初封根本之地也地處下流不足以窺中國故必經營於江漢之間滅權之後使鬭緡尹之（莊十八年）已有遷郢之志然是時隨在其北羅在其西鄖絞州蓼諸國合而謀之故未敢即遷耳桓六年侵隨軍于瑕以待之瑕者成十六年鄢

陵之戰楚師還所及者也鄢陵今開封府之鄢陵縣自是還師必由召陵在郾城縣南入城口在應山縣道過隨東瑕當在此侵隨所及之瑕卽師還所及之瑕武王從丹陽來侵故駐於此屈瑕伐羅武王用鄧曼言使賴人追之不及賴人者昭四年楚靈王伐吳朱方而遂滅之者也賴必近吳之國武王居丹陽賴在其西羅又在賴西故使賴人追之爲便若秭歸去羅甚近且在羅西何至使賴人追之而且不及也武王既克州蓼而服隨唐見哀公十七年蕃籬益固文王熊貲元年遂遷于郢郢既遷而丹陽轉爲東鄙之地矣水經注引宜

都記云秭歸葢楚熊繹之始國地理志以爲吳之丹陽論者云尋吳楚悠隔繿縷荆山無容遠在吳境是爲非也通典以丹陽爲秭歸本此而又謂自秭歸遷於枝江則合宋仲子酈道元之說而一之而正不必然也然則子革對楚王曰先王熊繹辟在荆山何以言荆山也試爲思之固亦有說以初封言宜曰辟在荆蠻對君之體不可謂國爲蠻故文其說也班氏以前未有以丹陽在南郡者執於子革之言乃移屬枝江移屬秭歸矣學者執薄昭之言謂小白爲子糾之兄與此何異邪

傳攘公之羭注羭美也

循按史記淮陰侯列傳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索隱云褕鄒氏音踰美也聘義瑕不掩瑜瑜不揜瑕注云瑜其中央美者說文瑜美玉也然則從俞之字自有美義不必因羊也

五年

傳天策焞焞注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燿也

循按晉語載此童謠韋昭注云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傅說焞焞近日月之貌也杜本此此時日月會於尾尾星伏不見則尾上之星亦伏不見故天

策星以近日之故不見星而但見日光之明說文焞明也九歌東君篇暾將出兮東方王逸注云謂日始出東方其容暾暾而盛也焞焞即暾暾謂日光出於天策星之間而盛非謂天策星近日而微焞焞屬日不屬星杜以爲無光耀非是星無光耀而日出則焞焞天策焞焞言天策所在之處日光焞焞也

十年【經】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注】獻公既葬卓以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

循按晉假途伐虢全用荀息之謀息非無遠謀者也

左氏稱公命息傅奚齊息言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三怨雖作不食其言引白圭之詩以美之無譏辭也杜以爲從君於昏令千古忠臣義士扼腕不申矣正義云息稱名者不知奚齊卓子之不可立又不能誅里克以存君是其雖欲復言本無遠謀也夫經書卓爲其君則不以其不可立而不以爲君也既正其名爲君則弑之者爲賊而死之者爲忠矣荀息之不能殺里克猶毋邱儉之不能殺司馬師也習鑿齒引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兩語以美毋邱儉盍儉之受顧命亦息之受君命也習氏引荀息以美儉則預譏荀

息以例儉可知

十五年傳輅秦伯注輅迎也

循按釋文輅五嫁反史記晉世家集解引服虔曰輅迎也晉語梁由靡韓簡輅秦公韋昭注云輅迎也舊音云輅音迓

二十二年傳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注言君與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

循按爾雅赦舍也推注弗可句赦也句勿與戰三字解已字

二十五年傳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注徑猶行也

循按淮南本經訓云接徑歷遠高誘注云徑行也杜本此徑與經古字通廣雅經徑也孟子經德不回趙岐注云經行也文選魏都賦劉逵注云直行曰經是經亦訓行劉炫改徑爲經義得通也竊謂說文徑步道也史記高帝紀夜徑澤中注云徑小道也蓋衰本以壺飧從重耳有時重耳行大道衰由小道亦餒而不食謂不以相違而自私也從字絕句徑一字句餒而弗食四字句或屬上讀從徑或屬下讀經餒皆不辭徑依曲禮注訓爲邪行

二十六年**經**公追齊師至酅**注**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

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鄟下

衍按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注云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紀在齊東酅爲紀邑則亦在齊之東穀在齊南穀近齊不鄰則酅必近魯一屬安平一屬穀城杜注是也春秋大事表於此酅引趙氏云酅齊之附庸紀季之邑非是二十八年楚師背酅而舍又一地

二十七年**傳**貫三人耳

衍按程大昌演蕃露云軍法以矢貫耳爲聅聅之音耻列從安二[illegible]也說文引司馬法曰小罪聅中罪刖大罪剄故子玉治兵鞭七人貫三人耳者用此法也

漢原涉犯罪茂陵守令尹公捕之急諸豪說尹欲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罪則用箭貫耳以示懲恐段非以意為之耳正義以耳為助句失之

二十八年**傳**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注**盬啑也

循按杜盖讀盬為蠱昭元年傳於文皿蟲為蠱注云器受蟲害者為蠱啑即唼字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蟲食曰唼謂楚子唼己之腦如蟲齧然盬蠱可通用詳見孔穎達毛詩鴇羽正義

傳吾且柔之矣**注**腦所以柔物

循按素問五藏別論腦髓骨脉膽女子胞此六者地

氣之所生也皆藏于陰而象于地解精微論腦者陰也陰柔故子犯言吾且柔之彼來鹽我用齒齒剛也我以腦承之是有以柔其剛故云柔之寓柔遠人之義也杜云腦所以柔物未知何謂

三十二年傳文王之所以辟風雨也注兩山相嶔

循按文選上林賦嶔巖倚傾郭璞注嶔巖欹貌也後漢書周燮傳注云欽頤曲頷也欽嶔古通相嶔謂兩山顛欹曲相倚上合下空故可辟風雨

文公二年傳子雖齊聖注齊肅也

循按詩小宛人之齊聖與此齊聖同毛傳云齊正箋

云中正通知之人詩黍苗箋肅肅嚴正之貌文十八年傳齊聖廣淵注云齊中也與此注互明

六年**傳**難必抒矣**注**抒除也

循按楚辭九章惜誦云發憤以抒情王逸注云抒渫也易井渫不食荀爽曰渫去穢濁淸潔之義也史記集解引向秀曰渫者浚治去泥濁也渫與除相近矣莊三十年傳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注云紓緩也成二年傳我亦得地而紓於難注云齊服則難緩此正義引服虔作紓緩也紓抒古通借耳抒之爲除亦猶舒之爲徐

七年傳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注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蔭庥之多

循按後漢書崔駰傳達旨云條垂藟蔓廣雅藟藤也杜注藟蔓二字本此詩樛木葛藟纍之箋云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釋文藟本亦作櫐九軌反似葛類草木疏云一名巨苽似燕薁亦連蔓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纍力追反纏繞也本又作虆王風緜緜葛藟箋云葛也藟也生於河之厓小雅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傳云纍蔓也然則葛與藟異物而纍訓蔓此以葛藟爲葛蔓則以藟爲纍班固幽通賦攬葛藟而授余兮

曹大家注云見神持葛來授我也以葛一字解葛藟則屬藟於葛不以爲異物矣顏師古漢書注此賦云葛藟葛蔓也一說藟葛屬葛之與藟皆有蔓焉兼存二說蓋詩既言藟又言纍故分別上藟字爲葛類下纍字爲蔓傳言葛藟庇本根則藟可爲葛之蔓耳劉向九歎憂苦云葛藟虆于桂樹兮王逸章句云藟葛荒也虆緣也詩曰葛藟虆之此言藟又云虆藟不得爲虆故以爲葛荒葛荒即巨苽齊民要術引陸璣疏作巨荒說文藟草也一曰秬鬯也秬鬯亦即巨荒巨荒巨苽葛荒秬鬯一也此釋文葛藟本或作虆力軌

反能蘻類鼅反分別注之虉與傳文之虉爲兩音陸出能蘻則陸所見本作葛之能蘻蔓矣然注僅言葛之能虉蔓不兼言葛虉之能虉蔓則注之虉蔓正解傳文葛虉之虉陸作兩音恐未然也

十年**傳**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注孟田獵陳名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

循按宋書禮志云先獵一日遣屯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一人督左甄晉書周訪傳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又陶

侃傳帝使侃擊杜弢令周訪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爲前鋒兒子輿爲左甄又朱伺傳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甄兩甄乃晉軍中之稱杜氏舉當時事以證古耳世說新語規箴篇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

十二年 **傳** 不在軍事 **注** 又未嘗涉知軍事

循按在祭也故云涉知

十四年 **傳** 終不曰公曰夫己氏 **注** 猶言某甲

循按漢書石奮傳云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

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三國志注引魏略許攸與太祖戲至呼小字曰某甲是則作史者諱言不使述攸所呼而諱言爲某甲商人既立公子元不能眞斥其名又不肯稱之爲公故以夫己氏稱之耳齊桓之子六人並見僖七年爲武孟卽公子無虧爲公子元卽惠公爲公子昭卽孝公爲公子潘卽昭公爲商人卽懿公爲公子雍以元稱商人爲夫己氏已於甲乙之次爲弟六蓋商人行六故以己稱之商人弒舍以元爲兄而讓之蓋是時諸兄惟元在然則傳叙公子雍於商人後何也傳之序不必以長幼先武

孟以其先立也次惠公以長衛姬少衛姬連類而及
也次孝公昭公懿公則以立之先後爲次也雍不立
故後於五人雍別無所見當是已歿立孝公時方畏
四公子之徒四公子潘商人元及雍也僖二十七年
孝公卒卽立昭公度必孝無子而昭之年次之也昭
卒而昭之子舍立商人殺舍而讓元知元之年次於
昭而長於商人而昭公之長於元亦可見雍不爭可
知是時無雍矣商人幼於雍而居六卽以稱夫已氏
知之余始爲此說自疑私臆及閱曲阜孔巽軒太史
繼學戹言說夫已氏與余同錄於左以證余說戹言

云蓋桓之六子商人弟六以甲乙次之而稱爲己僖十七年傳叙懿公於公子雍之上者以無虧與惠孝昭懿皆嘗爲君而公子雍未得立又五公子母皆諸侯公子獨雍母爲宋大夫華氏女雖云如夫人者六人傳家叙之自有貴賤故雍倒在末耳非長幼之次

十五年**傳**魯人以爲敏**注**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循按檀弓云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容居爲徐國大夫而自稱魯人故注云魯魯鈍也又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注亦云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此正義以

魯人爲魯鈍之人本檀弓注也乃檀弓言魯人不止此如云魯人欲勿殤重汪錡魯人曰非禮也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皆指魯國之人此傳在魯言魯故曰魯國之人以爲敏華耦之來魯人因以其爲罪人子孫若自侈大將有以譏之耦先自言華督得罪於殤公請承命於亞旅此口給故魯國之人以爲敏也服虔云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亦謂魯國之人

十六年傳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注始例發於臣之罪今稱國人故重明君罪

循按左氏極稱公子鮑之善而直云昭公無道國人

奔公子鮑以因夫人襄夫人王姬使公田於孟諸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考昭公初立以欲去羣公子而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而殺公孫固公孫鄭七年昭公不禮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八年楚將伐宋田於孟諸宋公爲右盂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文之無畏扶其僕以徇九年十四年會晉趙盾等於新城舍楚以從晉矣其冬蕭封人高哀來奔左氏以爲不義宋公不詳所以不義何在也春秋說謂此宋公指鮑觀宋昭違楚載燧之令轉而從晉則其人

固負氣不能柔屈者耳襄夫人以公子鮑美而豔欲通之則夫人平日不安其室可知此公所以不禮也鮑以昭公欲去羣公子故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以昭不禮於襄夫人遂因夫人以謀之禮於國人餓竭粟老饋詒數於六卿之門收羅國之材人其不臣之心舊矣是時昭之黨已盡而六卿皆鮑之黨昭孤立故知其將弒而盡以室行其不適諸侯明曰既爲人君又爲人臣不如死其性之不屈可見未見其無道也而鮑乃因襄夫人以弒之君曰以君祖母殺之己可以脫惡名此司馬師逐齊王芳司馬昭弒高貴鄉公

髦所以必假皇太后令也皇太后令極指斥芳與髦之不道則昭公之無道當亦襄夫人言之皇太后之令出自師昭則襄夫人之命亦出自公子鮑當時赴告或稱襄夫人以其無道廢之則師昭假皇太后令所本也或稱甸人因其田獵而弑之則昭歸罪於太子舍人成濟所本也孔子作春秋特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不許其假命於襄夫人也不許其諉罪於甸人也直公子鮑弑之而已左氏稱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則其赴告也烏不云程滑弑之也而孔子不許也書曰晉弑其君州蒲直欒書弑之而已據春

秋之義以例師昭則師之逐芳昭之弑髦其不得假於皇太后之令也凜然可見乃左氏則以書宋人轉歸其獄於君之無道而師昭之徒得而有所托矣杜預之爲師昭飾也非無辭矣松之於齊王之廢也截魏略於其下云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之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云云則郭后之於芳且不得以褻夫人例而預能爲之解乎司馬昭既殺諸葛誕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舊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士懷愧功

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此即公子鮑禮國人之術也大凡奸雄必結恩於民收心於士此司馬氏所以勝爽凌儉誕而取位於曹欒書所以勝三郤而得志於州蒲齊商人弒舍亦必驟施於國而多聚士不獨一公子鮑之於杵臼已也

十七年 **傳** 鹿死不擇音 **注** 音所休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

衎按說文陰闇也闇與暗通皆從音聲文選高唐賦隨波闇藹李善注闇藹者言木蔭水波闇藹然也音之爲陰猶闇之爲陰古人聲音假借魏晉間尚能知

之故杜用以解傳是也隋唐以來此義漸泯劉光伯所以從服說以規杜正義依文演說亦未能詳其義也莊子人間世云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郭注云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茀然㬥怒此讀音如字

春秋左傳補疏卷二終

孫授詩易校字